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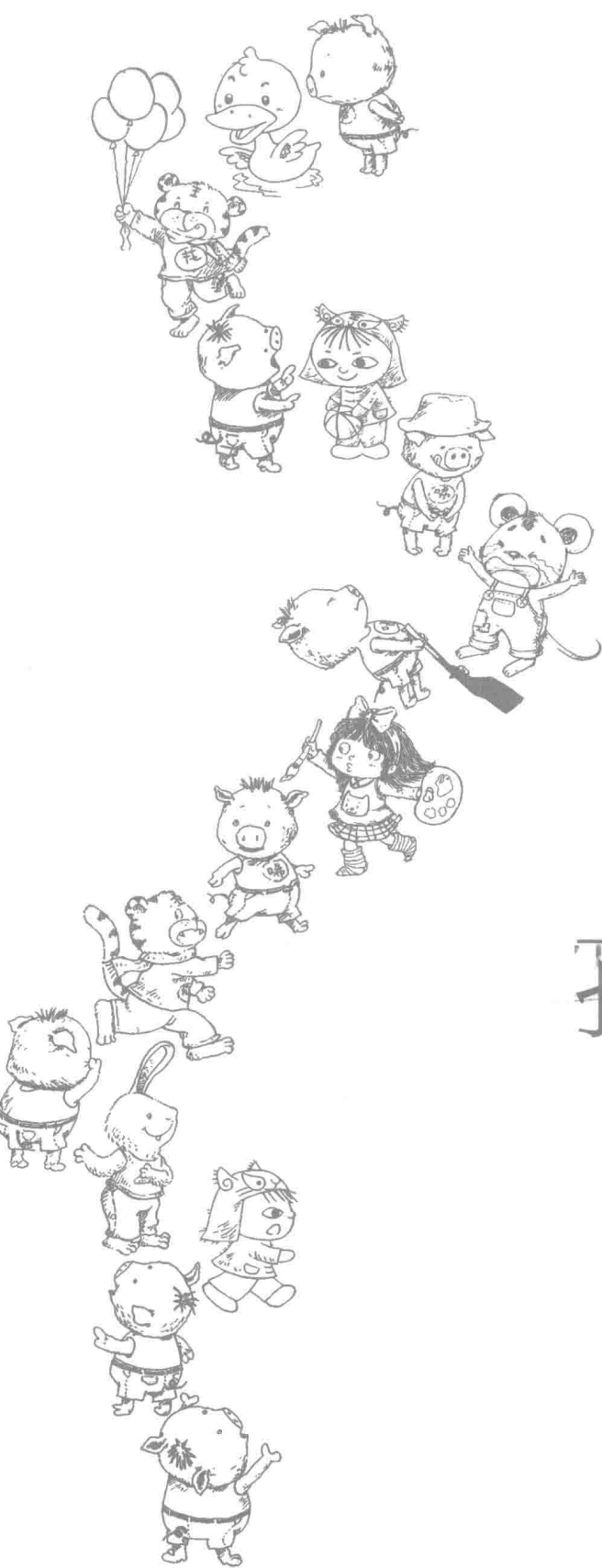
孙幼军文集

第三卷

怪老头儿漫游奇境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三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 阳 ·

© 孙幼军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幼军文集：全15卷 / 孙幼军著. —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313-4703-3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孙幼军—文集②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729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：110003
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：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：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：158mm×229mm

印 张：271.25

字 数：3857千字

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韩忠良 单瑛琪 王晓娣

责任校对：张 斌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插 画：沈 培 裘兆明

ISBN 978-7-5313-4703-3

定价(全十五卷)：500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024-24211683

孙幼军 1933年6月生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后分配到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任教。“文革”中外交学院撤销，去江西上高县农村“五七干校”三年余，返京后在汉语教学中心从事外事教学9年。一生跨越了许多不平凡的时代。



1961年童话般地创作了一部了不起的童话——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感动了几代人，成为经典。主要从事童话创作，主要著作：长篇童话《没有风的扇子》《仙篮奇剑传》《漏勺号漂流记》《跟怪老头儿漫游奇境》；系列童话集《玩具店的夜》《亭亭的童话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；中篇童话《铁头飞侠传》《神奇的房子》《云里国历险》《影星娃娃》；短篇童话《小狗的小房子》《妮妮画猴儿》等。另有译作《不不园》《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》《聪明的小狐狸》等7种，分别译自日文和俄文。曾获得中国作协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、第二届“全国少儿读物评奖”一等奖、“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”、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首奖等多种奖项。1990年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奖及国际安徒生奖提名，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，收入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。

现居北京外交学院，过着平凡而朴素的生活。孩子一样童真可爱的童话大师，对生活和生活的人充满爱意和关怀，八十一岁，仍笔耕不辍。

目 录

- 001 / 引子
- 007 / 一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
- 012 / 二 刻度表的问题
- 017 / 三 盘古的血
- 021 / 四 怪老头儿到底睡觉了没有
- 027 / 五 女娲的孩子们
- 038 / 六 “假冒伪劣产品”
- 050 / 七 天塌了
- 057 / 八 获救
- 066 / 九 太阳王子和“毛神老夸”
- 074 / 十 大海
- 082 / 十一 桃林
- 087 / 十二 怪老头儿的把戏
- 094 / 十三 第四个敢死队员
- 099 / 十四 猎手后羿
- 107 / 十五 射日

115 / 十六	月宫
123 / 十七	吴刚
130 / 十八	月亮城一景
140 / 十九	“柜香尸”的女老板
150 / 二十	搭乘飞车
161 / 二十一	一臂国
172 / 二十二	美容公司
180 / 二十三	国王陛下
192 / 二十四	特特老板·蚕女
202 / 二十五	山膏
211 / 二十六	玲珑国的老外
219 / 二十七	老刑和共工
230 / 二十八	天宫的风波
240 / 二十九	猛志固常在
250 / 三十	息壤
260 / 三十一	审讯
268 / 三十二	委羽山
276 / 尾	声

怪老头儿漫游奇境

GUAILAOTOURMANYOUQIJING

引 子

事情是由暑期夏令营引起的。

什么夏令营啊、“旱冰训练班”哪、“三好生参观团”哪，这些好事儿从来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习惯了。可是这回是去青岛，而且班上参加的“三好生”里有两个是我哥们儿：顾欣和徐晓东，这就弄得我心里怪痒痒的。

顾欣看出来了，拍拍我肩膀，安慰我说：“其实也没多大意思，就那么十几天，一眨巴眼儿就过去了。等我回来，咱们俩天天去颐和园，清早儿钓鱼，上午一热，就下水游泳！”

徐晓东这回也同情我了，他说：“你已经有‘两好’了，再鼓鼓劲儿，到寒假，‘三好生’没问题。到时候，没准儿来个‘冰灯冬令营’，逛一趟哈尔滨呢！”

我这一学期数学成绩很有长进，听他这么说，心里挺高兴，正想谦虚两句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头一好就是‘胡思乱想好’——谁脑袋里有你那么多怪玩意儿？全校也得属第一！第二好是‘瞎吹穷侃好’，什么‘怪老头儿’啊，进了耗子洞啊，说得跟真的一样！”

闹了半天，这“两好”全是挖苦我的！

他们集合上火车的这一天，我心里闷闷的，溜溜达达，到了怪老头儿家。

怪老头儿一见我就说：“别那么垂头丧气的。去青岛有什么了不起？大热的天儿，一动就一身臭汗，到哪儿去也没待在家里头舒服！”

要是你们碰上这种事儿，你们准吓了一跳：你又没跟他说过，他怎么会知道哇？我可早习以为常了，所以当着怪老头儿的面儿，我从来不敢“胡思乱想”，比方说，我心里想：“这老头儿又吹牛了！”他就会突然问我：“我什么时候吹过牛？”

我跟徐晓东讲怪老头儿的事儿，徐晓东从来不信。为了不让他说我“瞎吹胡侃”，有一回我把徐晓东领到怪老头儿家，想让他见识见识。那小子一见着怪老头儿，心里准得想：这老头儿个子怎么这么小？那时候，怪老头儿就会没头没脑地给他来一句：“原本挺高的，越老越抽巴啦！”

只消这么一句，不把徐晓东那小子惊得目瞪口呆才怪！

可惜那天怪老头儿的怪劲儿全没了，表现得跟一个普通退休的傻老头儿没有丝毫区别！徐晓东拿他穷开心，临走还把他的跟小烧饼一样大的木头棋子儿偷走两颗。出了门，他把两颗大棋子儿交给我说：“去个屁的吧，什么‘怪老头儿’，整个儿一个傻蛋！”

我没话可说。可是第二天放了学我去怪老头儿家的时候，怪事又出来了。我说：“您真行，让人家偷走这么大的东西都不知道！”

说着，我把用半张晚报包着的那两颗大棋子儿从书包里掏出来，往桌上一拍：“还给您！”

报纸摔破了，露出两颗扁扁的鹅卵石。我怔了一下，叫出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怪老头儿瞧着我，一脸的莫名其妙：“我还想问你呢！你是什

么意思？我家预备这个干什么，打架？”

我叫起来：“不对！是徐晓东偷走你的两颗大棋子儿，一个红‘马’，还有一个是黑‘卒’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这孩子有毛病。”一边站起来，一边拿过他装象棋的布口袋，“哗啦”一下子丢给我，“刚才还下来着，一个也不缺。”

我不服气，抖落出棋子儿来看，红马和黑卒都在！我在家用报纸包上的，明明就是这两颗棋子儿！怪老头儿安慰我说：“我明白你带他来的意思。不是我不给你争面子，我不能够。我跟那孩子没缘分！”

我把这事跟徐晓东说了，徐晓东死也不信。他反而更认定我“瞎吹胡侃”了。

按怪老头儿的说法，他跟我是有“缘分”的。好像确实是这样，我一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，就情不自禁地往他那儿跑。

不过，这回他的“大热天的，哪儿也没待在家舒服”并没给我什么安慰。我说：“我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呢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大海有什么了不起，想看大海还不容易！”

我顿时来了精神。说不定怪老头儿真有什么办法，能让我去一趟青岛。

“干吗非去青岛不可？”怪老头儿又说，“就青岛有海呀？”

我说：“您大概不至于拿北海公园对付我吧？使个障眼法，让小白塔、五龙亭、游艇什么的都不见了，再让湖水掀起大浪头……”

怪老头儿乐了：“瞧你这小子！我什么时候又使过‘障眼法’了？我也没法让湖水掀起大浪。你当我是谁，东海龙王啊？”

我说：“反正我要看的是真海，就是那种一眼看不到边儿，顶上飞着雪白海鸥的大海。那种鸟儿叫得真好听，小猫一样，‘喵喵’的。我在电影里见过！”

怪老头儿瞪着我说：“我说赵新新，咱们先讲清楚：你到底是

看海，还是看鸟儿？要是看鸟儿，鸟市上就有，怎么叫的都有，别说像猫叫，还有像驴叫的呢！”

我听出有门儿，赶紧说：“好好好，看海，看海！”

怪老头儿的口气缓和了：“其实，鸟呢，也不妨捎带着瞧瞧。‘喵喵’叫的白海鸥不新鲜，满世界都有。我让你看看独一无二的黑海鸥，叫出来的声音是‘唧喂！唧喂！’”

我问：“您讲的是‘精卫鸟’吧？”

怪老头儿吃了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准是蔡老师给你们讲的。”

我很得意：“我看过一本《中国古代神话》，那上头就有。”

怪老头儿赞叹说：“读书人，学问就是大！”

我谦虚了一句：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既然知道，那就不用看啦！”

我连忙说：“两回事儿，两回事儿！——‘百闻不如一见’嘛！”

也许怪老头儿是吹牛，不过，要是我真的不仅看见了大海，还看见了精卫鸟，准能把那帮去青岛夏令营的家伙全镇住！

怪老头儿说：“看样子，非领你去一趟不可了，不然，你准得说我‘吹牛’。”他扫一眼他的破闹钟，“才八点半，来得及！你现在没事儿吧？”

我赶紧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！放暑假了有什么事儿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一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

怪老头儿把我领进里屋，拉开大立柜的门。怪老头儿出门从来不换衣服，也许这一次路很远，他要带上几件换洗的。我跟他身后说：“我可什么衣服也没带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用不着！”

他把胡乱堆在里头的衣服、鞋子都掏出来，丢了满地。东西掏空一半，我发现立柜内壁上还有一扇门，门上还有个电镀的把手。我从没见过背后还有门的立柜，正独自纳闷儿，怪老头儿边忙碌着边说：“你小孩子见过多少？”

里边那扇柜门旁有个小钩钩儿，上边挂着一顶破毡帽。怪老头儿把那顶毡帽摘下来，也丢在地上，然后钻进柜里，踮起脚，用力往上推那个钩钩儿。

原来那个挂钩可以上下移动。这倒也不新鲜，显然，他要挂一件长袍，就需要把那钩钩儿向上移动些。奇怪的是，那个钩钩儿的两侧有许多黑色的刻度，好像是用烧红的炉钩子烫上去的。

他把挂钩推到接近柜顶的位置，扭头对我说：“进来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不过，既然他让进去，想必有什么名堂。于是，我也挤进大衣柜。怪老头儿又说：“把柜门关好！”

我勉强转过身去，把大衣柜的门拉严。

大立柜里立刻一片漆黑。

我看不见怪老头儿，只觉得他正用力推里面那扇门。立柜紧贴着墙，他是不是想连墙一起推倒？

可是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。没有墙壁倒塌的声音，立柜也没有移动，柜门却显然被他推开了。

吹来凉风的方向同样漆黑一团，没有丝毫亮光。怪老头儿拉住我一只手，悄声说：“跟着我走，别害怕！”

黑暗中，我紧紧抓住他那只枯瘦的手，迈开脚步。

第二步迈出的同时，我听见自己的惊叫声。

这一脚完全踩空了，我全身忽悠一下，直坠下去。

还好，下坠的速度并不快。我像是往下“飘”而不是往下“掉”。所以，下坠最初一刹那脑子里闪现的“我要摔死”的念头又倏忽消失了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我即使落到地面，也不至于把腿跌断。

可是，接下来产生的感觉又让我恐惧起来。我听见耳边有“噗噗”冒水泡的声音，似乎我是掉进了水里。我本能地屏住呼吸，双腿用力蹬，两臂也使劲儿划动，就像从跳台上跳进游泳池之后来的那一手儿。

糟糕的是，休说返回水面，就是让身体停止下沉我也没办到。那水比油还滑腻，根本产生不出反作用力。不论我使出多大力气，身体还是一直往下沉。

我不知道怪老头儿什么时候松开了我的手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揪住我的衣领。他显然也在拼命挣扎，并且死死揪住我不放，我搞不清他是想把我揪上去，还是捞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，指望我把他救上去。

“明摆着是出了点儿毛病，”怪老头儿忽然说话了，虽然那声音怪怪的，像是谁把他装进了瓶子，“怕是咱们粗心啦！——我说新新，你憋着气干吗，不怕憋出毛病来呀？”

我真的快憋昏了。听他那口气，他能像鱼一样在水里呼吸。我不能，但是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活活憋死还不如呛死！

于是，我大喘了一口气。

真奇怪，一点儿也没发生立刻呛一口水的情况，好像我并不是置身深渊，而是在陆地上！

“咱们这是在哪儿？”我大声问他，觉得自己的声音也闷闷的，怪怪的。

“咱们哪？”怪老头儿回答，“你是说，咱们在哪儿啊？好像不是在海里……好像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……”

原来他也不知道！

我有些慌乱，又有些生气：“您原本打算把我领到哪儿？”

“咱们不是说，看大海吗？”

“这就是大海呀？”

“跟你讲了，不大像。海水不这么滑不唧溜，又黏糊糊的……喂，新新你说，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儿像油？”

“甭管像什么，”我着急地说，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甭管什么地方，反正不是大海！”怪老头儿也不耐烦了，“都是你，老是嚷嚷‘看大海看大海’的！要不是你使劲儿催，我也不至于慌慌张张，把表对错！”

我有些明白了，我问他：“你立柜里烙出来的横条子，是一个一个地方吧？你想对准大海，结果对准了油罐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错啦！”怪老头儿又有点儿得意了，“我那个刻度表是管时间的。你当是‘唧喂鸟’现在还找得着哇？要是找得着，让你爸给你买一张去北戴河的火车票不就完事了？何必还让我领着！”

我叫了一声：“您异想天开，打算把我领到几万年以前去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，你是说我办不到？”

我说：“那得穿过‘时光隧道’，要超过光速好几倍才行啊！我在电视里看过，那几个小子想见见活的恐龙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那几个小子太笨。像我这么着多省事儿！跟你实说了吧：现在咱们就已经到了多少万年以前了。到底多少万年，我可就弄不清了，因为刚才你那么一闹腾，我也着急了，往上一推那个挂钩，可能就推过了头。这么跟你讲吧：咱们准是到了恐龙和‘唧喂鸟’都还没生出来的时候！”

说话的工夫，我们俩继续下沉。我对怪老头儿说：“您换个地方揪着行不行？老是这么揪着我领子，我脖子勒得难受。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哎哟，揪着你领子呢？你瞧我，黑咕隆咚的，也没留神揪的是什么地方！”

他松开我的衣领，改成牵着我的手。

我问怪老头儿：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也没什么难办的。要么是咱俩摸回去，我再重新把时间表对准‘唧喂鸟’那会儿；要么是咱俩睡上一觉，一直睡到‘唧喂鸟’生出来。”

这两招儿都够玄的！我问他：“咱们沉得这么深，四周又这么漆黑一团，您保证能摸着您那个立柜？再说睡觉，就算咱们有本事一边翻跟头一边睡，您准知道睡醒了就能看见大海和精卫鸟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嘛！咱们俩使劲儿地往上摸，我就不信这辈子摸不着那么大的一个立柜！睡觉也绝对是个好办法。跟你讲了，咱们是赶到‘唧喂鸟’前头去了，只要你耐心等，没有等不着的道理！一觉睡醒，‘唧喂鸟’还没孵出来，咱们再接茬儿睡嘛！睡觉还累着你了？”

我越听越玄。此时此刻，我特别想看见怪老头儿的脸。要是他嬉皮笑脸，就说明他胸有成竹，这么胡说一通，只不过是跟我闹着玩儿；要是他面有难色，事情可就很不妙了！

我尽量睁大眼睛，想看见怪老头儿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觉得在怪老头儿的头顶上，距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小团朦朦胧胧的黄光。那光线虽然十分微弱，看不出怪老头儿的脸，却显出怪老头儿脑袋的轮廓来。我忍不住叫道：“瞧，那边有亮！”

怪老头儿扭过头去。

“没错儿！”怪老头儿也叫起来，“咱们就奔那儿！”

我们悬在半空中，既无法迈步，也无法在那滑溜溜的液体里游动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“奔那儿”。忽然，我的胳膊被牵动，身体随着向斜上方猛地滑了一段距离。是怪老头儿拉着我游动了！

我也双腿一蹬。

这么一蹬，“噌”一下子，我的身体向上滑出去好远。这回是我把怪老头儿牵出一大段距离。怪老头儿夸奖我说：“行啊，新新，大蛙式游得不赖！”

说着，他又双腿一夹，我们又向前一冲。

我们俩就这样交替着蹬水、划动单臂，飞速地向斜上方有亮光的地方游去。周围的液体还是那么滑腻，但是情形变得和刚才完全不同了。我一时还弄不清这是什么原因。